

第一讲

尊敬的听众！

我这里开始的演讲，已经预告过⁶，题目是极乐生活指南⁷。为了适应通俗的看法——如果不先从这种看法出发，人们就不能修正它——我们不得不这样来表达我们的意思，尽管按照本真的观点，在极乐生活这一表达中有某种多余的东西。就是说，生活必然是极乐的，因为它就是极乐，反之，一种不幸生活的思想则包含着一种矛盾。不幸就是死亡。因此，如果要严格表达我的意思的话，我本来应当将我准备要作的演讲称为生活指南或生活论，或者，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一概念，我本来应当将这些演讲也称为极乐指南或极乐论。同时，远非所有显得活的东西都是极乐的，这一论断的根据在于，这种不幸实际上也并非在生活，相反地，就它的大量组成部分而言，它已经陷入了死亡，陷入了非存在。

我说，生活本身就是极乐。它不可能是别的，因为生活就是爱，生活的全部形式和力量都在于爱，产生于爱。——通过刚才所说的，我已经说出了最深刻的知识命题之一。然而我认为，任何一个稍微真正聚精会神的人，都会立刻明白这一命题。爱把本身僵死的存在仿佛分割为双重的存在，把存在置于自己面前，并由此将它变成一个直观自己、知道自己的自我。一切生活都植根于这种自我性。反过来，爱又把被分割的自我极其密切地统一与连接起来，而如果没有爱，被分割的自我就只能冷静地、

淡泊地直观自己。这后一种统一性，在不能由此排除，而是永远保持着的二重性中，就是生活。对于这一点，那些稍微想深刻思考被扬弃的概念而又把它们贯通起来的人，必定会立刻明白。这样就可以进一步说，爱是自足自满、自我快乐与自我享受，因而是极乐。所以很显然，生活、爱与极乐是绝对同一的。

其次，我说过，并非所有显得活的东西实际上都是活的。由此可知，在我看来，生活可从双重的观点来看，并且是由我来看的；这就是说，部分地从真理的观点来看，部分地从假象的观点来看。这时我们会首先明白，后一种单纯假象的生活，假如它不以某种方式得到本真的存在的支撑，如果本真的生活——因为只有生活是本真在场的或具体存在的——不以某种方式进入这种单纯显现的生活并相互混合，那么，甚至不能显现出来，而会完全停留在虚无之中。决不可能有任何纯粹的死亡，也决不可能有任何纯粹的不幸，因为如果假定有这类东西，那就承认了它们的在场，但是，只有本真的存在与生活才可能在场。因此，一切不完满的存在仅仅是死的东西与活的东西的混合。关于这种混合一般是以什么方式发生的，甚至在最低级的生活阶段，本真生活的不可根除的体现是什么，我们将在下面立即指出。然后应当说明，就连这种单纯假象的生活在每一时刻所处的位置与核心，也都是爱。请你们理解我下面的意思：就像我们很快进一步看到的那样，假象可以是用千差万别、无限多样的方式形成的。如果从假象的观点来谈，那么，显现的生活的各种不同形态则都是一般的生活或者，如果严格按照真理来说，那么，这些形态就显现为一般的生活。但这时如果进一步出现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种大家共同的生活在其特殊形态中成为不同的？或者说，是什么东西赋予每一个体的特殊生活以独一无二的特征？那么，我对此的回答是：它就是特殊的个体生活之爱。——告诉我，当你期望发现你的真正自我享受的时候，什么

是你真正爱的，什么是你以你的全部渴望探索和追求的；这样，你就向我表明了你的生活。你的生活是你之所爱。正是这种爱构成了你的生活，构成了你的生活的根基、驻地与核心。而你的其他一切冲动，只有当它们指向这个惟一的核心时，才是生活。对很多人来说，回答前面所提的问题可能并不容易，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他们之所爱，这只能证明，他们本来就无所爱，正因为如此，他们也不生活，因为他们并不爱。

关于生活、爱与极乐的同一性，就概括地讲这么多。现在我们要严格区别本真的生活与单纯假象的生活。

存在，我再说一遍，存在，与生活是同一的东西。只有生活才能是独立地在场的，即由自己并通过自己在场的；反过来说，生活既然只是生活，就在自身拥有在场。人们通常把存在设想为一种固定的僵死的东西。甚至哲学家们在宣称它是绝对者的时候，也几乎毫无例外地这样认为。造成这情况的原因仅仅在于，人们不是用生动的概念，而是用僵死的概念来思考存在。死亡不包含在自在自为的存在之中，而是包含在那种僵死观看的扼杀性目光之中。这一错误包含着其他一切错误的根源，真理世界与精神王国因而永远被封锁在视野之外；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另一个地方至少向那些有能力理解它的人已经作过解释，而在这个地方仅仅从历史方面援引那一命题也就够了。

反过来说，正如存在与生活是同一的，死亡与非存在也是一样的。但是，上文已经提到，一种纯粹的死亡与纯粹的非存在是没有的。然而，的确有一种假象，这种假象是生活与死亡、存在与非存在的混合。由此可知，就假象中的那种使假象成为假象，而与本真的生活、存在相对立的东西来看，假象就是死亡与非存在。

再说，存在是绝对简单的，而不是各式各样的；决没有很多的存在，而只有惟一的存在。这一命题就像前一个命题一样，包

含着一种通常被误解或压根没有被认识到的洞见。任何一个人哪怕想对目标严肃地反思片刻，就会信服这一洞见显而易见的正确性。我们这里既无时间，也无意向，与在场的听众一起着手这种准备工作，仿佛要举行开幕式那样，而这些是为了多数人可能作那种严肃的反思所需要的。

我们这里想运用与报告的仅仅是这些前提导致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已经由它们自身呈现在天然的真理感面前。关于它们的更高的前提，我们必须满足于简单明了地、保证没有任何误解地陈述出来。因此关于上面所讲的命题，我们的看法是只有存在是存在的，而任何其他被假定为并非存在和超越存在的某种东西都是绝对不存在的。这后一个假设，对于任何一个稍微理解我们的说法的人来说，都必定显然是荒谬的，尽管恰恰这种荒谬性给关于存在的通常观点模糊地、不知不觉地奠定了基础。因为按照这种通常的观点，在场——它又是虚无的在场——据说是从外面附加给某种依靠自身既不存在也不能存在的东西的；并且从这两种荒谬性的结合中据说就产生了一切真实的东西。反驳这种通常的看法的，是我们陈述出来的这一命题：只有存在，只有那种靠自身和由自身而存在的东西，才是存在的。我们还进一步说，这种存在是简单的、自身同一的和不变的，这种存在既没有产生，也没有消亡，既没有变易，也没有塑造形态的游戏，而永远只是同样的静止的存在与持续存在。

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可以简要地加以阐明：那种靠自身而存在的东西，是同样地、完整地存在的，是突然存在的和没有任何毁损的，并且同样也不能附加以某种东西。

我们已经由此开辟了一条道路，去认识两种生活的显著差别，即一种与存在同一的本真生活和另一种就其为单纯假象而言，与非存在同一的单纯假象生活的差别。存在是简单的、不变的和永远自身同一的，因此，本真生活也是简单的、不变的和永

远自身同一的。假象是一种不停的变换，一种在变易与消逝之间永远的游移，因此，单纯的假象生活也是一种不停的变换，永远游移于变易与消逝之间，并被无休止的变化撕得粉碎。生活的核心总是爱。本真生活爱太一，即不变的和永恒的东西；单纯的假象生活则试图去爱——只要它能承受爱，只要它想坚持它的爱——它的可消逝性中的可消逝的东西。

本真生活的任何一个被爱的对象，都是那种我们用上帝这一称谓所指的或至少应当指的东西；单纯假象的生活所爱的对象，即可变的东西，则是那种作为世界显现给我们，而我们也这样称谓的东西。因此，本真生活是在上帝中的生活，并爱上帝；单纯假象的生活则是在世界中的生活，并试图爱这世界。它从什么特殊的方面来把握世界，是无关紧要的。关于道德堕落、罪恶和恶习的普通看法所讲的东西，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许比这种看法所承认的、甚至觉得应受称赞的其他某些东西，更加有害、更加败坏。但在真理的目光面前，一切将自己的爱投向偶然的的东西，不在永恒的与不可消逝的东西之中，而在任何其他对象之中寻求自己的享受的生活，都会仅仅由于这个缘故，而同样是无谓的、痛苦的与不幸的。

本真生活是在不变的东西中的生活；因此，它既不能有毁损，也不能有增加，正如同它生活于其中的那种不变的东西本身不能有这种增损一样。它在任一瞬间都是完整地存在的；它是完全可能存在的最高生活，并且必然永远是它在每一瞬间那样。假象生活则仅仅是在可变的東西中的生活，因而在任何两个前后相继的瞬间都永远不是自身同一的；任一未来的瞬刻都在吞噬过去的瞬刻，所以，假象生活变成了一种不断的死亡，它不过是在死亡中的生活。

我们说过，本真生活是通过自身而成为极乐的，假象生活则必然是痛苦的和不幸的。快乐、极乐，无论您想用什么词汇把握

幸福的普遍意识，这一切享受的可能性，都植根于爱、努力与冲动。极乐是与所爱的东西统一的，是与所爱的东西极其密切地融合起来的；不幸则是与所爱的东西分离开的，是从所爱的东西驱逐出来的，但人们同时又决不能允许转而渴望所爱的东西。

下面谈的是现象——或现实东西与有限东西——对于绝对存在——或无限东西与永恒东西——的关系。我们在上文中已经提到的那种必定会支持现象，并且必定会在在场中保持现象——即使现象是仅仅作为现象而在场的——的东西，亦即我们已经许诺很快去详细刻画的东西，就是对永恒的渴求。这种要与不可消逝的东西加以统一和融合的冲动，是一切有限的在场最深切的根基，并且在这种在场的任何一个部分中都是完全不可根除的，如果这个部分不陷入完全的非存在的话。在一切有限的在场所依赖的这种渴求之上，并且从这种渴求出发，这种在场或者达到了本真生活，或者没有达到本真生活。凡在它达到生活，突破生活的地方，那种神秘的渴求就被解释与理解为对于永恒的爱；人经验到了他本来欲求、钟爱与需要的东西。这种需要总是可以得到满足，并且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得到满足；永恒的东西不断地环绕着我们，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除了把握它，就不必再做任何事情。但它一旦被把握，就决不会再被丢失。过着本真生活的人把握住了它，一劳永逸地拥有了它，它在他生存的任一瞬间都是完整的和没有被分割的，都是充盈他全身的，因此，他在与所爱的东西的统一中是极乐的；他不可动摇地坚信，他将永远这样享用它，因而保证没有任何怀疑、担忧与恐惧。在在场还没有达到本真生活的地方，那种渴求被感受到的并不少，但它并未被理解。所有的人都乐意得到幸福、宁静与对这种渴求的状态的陶醉，但他们从哪里将找到这种幸福，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不明白，他们所爱的与所求的本来是什么。他们以为，这种幸福必定是在直接迎面到达于和呈现给他们的感官

的东西中找到的，即在世界或尘世中找到的，因为对于他们置身其中的精神情态来说，无疑只有世界是现成存在的。他们勇敢地致力于追逐幸福，真挚地拥抱与忠实地爱戴那种最好的对象，这种对象让他们愉悦，并允诺满足他们的努力。然而，一俟他们反躬自问“我现在幸福吗？”他们就会从自己心灵的深处清楚地听到这样一声回答：“噢，不，你仍然和过去一样空虚与贫乏！”他们就此扪心自问，以为自己只是选错了对象，因而投向了另一对象。但是，即使这一对象也将和前一对象一样，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对象会使他们得到满足。我们不是曾经希望某种对象使他们得到满足吗？没有任何有限的东西与衰亡的东西能使他们得到满足，恰好这一点是他们还可以因与永恒东西联系起来，停留于在场的惟一纽带；假若他们有一次找到了一种令他们完全满意的有限客体，他们就会因而不可阻挡地被上帝驱逐出去，抛入非存在的永久死亡。所以，他们在思念和担忧中消磨他们的生命；在他们所处的任何情况下，他们都在设想，假如情况能是另一个样子，他们的处境就会好一些，然而在情况已经变成另一个样子以后，他们的处境却并无好转；在他们所处的任何位置上，他们都以为，他们只要能到达他们的目力所及的小山，就会摆脱他们的忧虑，然而真到了这座小山上，却重又发现了他们往日的忧愁。在他们业已成年，青年时期的那种旺盛的勇气和欢乐的期望都烟消云散之后，他们也许会有考虑；他们也许综观自己以往的全部生活，敢于从中得出关键性的教训；他们也许敢于承认，尘世间根本没有什么善能令人满足；那么，他们这时该怎么办呢？他们也许会果断地放弃所有的幸福与所有的和平，极其所能扼杀那种绵绵不断、不可根除的思念，使它变得麻木；而且他们在这时将这麻木称为惟一的、真正的智慧，将这种对得救的绝望称为惟一的、真正的解脱，并将一种误以为真的认识——即人类根本注定了达不到幸福，而只是

因为虚无，注定了达到这种在虚无中的冲动——称为真正的知性。也许他们还放弃了单纯对尘世生活的满足，而相反地喜欢由传统留给我们的某种走向坟墓彼岸的极乐境地的指南。他们陷入了一个多么值得悲叹的幻觉呵！对有些人来说，极乐已经在坟墓的此岸开始，并且除了它能够在此岸的任一瞬刻开始，就没有别的方式方法；虽然对这些人来说，极乐也完全肯定是在坟墓的彼岸的，但是，通过这种单纯的自我埋葬，人们并不能进入极乐境地。如果他们不在他们周围很近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中寻找极乐，以致这种东西决不可能被无限地移近他们，而在某种与此不同的东西中寻找极乐，那么，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在一切未来生活的无限序列中寻找极乐，正如同他们在当下的生活中徒劳地寻找过极乐一样，也将是徒劳的。这样，这个可怜的永恒之子就迷路了，他从他父亲的家园中被驱逐出来，永远被他那份天赐的遗产所包围，他那只胆怯的手简直害怕去攫取这份遗产，他惴惴不安，仓皇地流浪于荒野，到处努力营造家园。值得庆幸的是，他的每一间小屋都随即倒塌，这使他想起，除了在他父亲的家中，他没有什么地方会找到宁静。

所以，尊敬的听众，本真的生活必然是极乐本身，而假象的生活必然是不幸。

从现在开始，请你们与我一起来思考下面这一点：我说，本真生活的元素、以太与实质性形式——有人能更好地理解后一表达——就是思想。

首先，也许没有人喜欢以认真的态度，按照词的本意，将生活与极乐不归于那种意识到自己的人，而归于其他人。因此，一切生活都以自我意识为前提，只有自我意识才是能够把握生活，把生活变成一种享受对象的东西。

其次，本真生活及其极乐，就在于同不变的、永恒的东西合而为一。但永恒的东西只能通过思想来把握，并且它作为永恒

的东西，是我们无法通过别的途径达到的。这个太一、即不变的东西被理解为解释我们自己与世界的根据。作为解释的根据，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它之内确立的，是它完全在场或具体存在，而不停留于非存在 另一方面，在它之内确立的，即在它的内部的、只有以这种方式才可把握而以任何其他方式都绝对不可把握的本质中确立的，是它以这种方式在场，而且它除了发现自己在场以外，就不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场了。所以，本真的生活及其极乐就在于思想，即在于某一种关于我们自己与世界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从内在的、自身隐蔽的神圣本质中产生的；并且一种极乐论也只能是一种知识论，因为除了知识论以外，就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的理论。在精神中，在植根于自身的生动思想中，栖息着生活，因为除了精神，就根本没有什么东西是本真地存在的。本真地生活，意味着本真地思考，意味着认识真理。

所以，没有一个人会让自己被诽谤言论弄糊涂，这些诽谤言论是在最近这个不神圣、无才智的时代里，针对它们称之为思辨的东西发出的。作为这些诽谤言论的显著标志的，是它们来自那些对思辨一无所知的人，而了解思辨的人则没有一个诽谤过思辨。只有在思维蓬勃发展的顶点才会出现神性，它是不能用任何其他官能把握的。想让人们怀疑思维的蓬勃发展，就意味着想使人们永远与上帝、与极乐的享受分道扬镳。

生活及其极乐，如果不在思维中有其元素，究竟该在哪里有这种元素呢？也许是在某种感受与感觉——在这方面，不管是极其粗鲁的感性享乐，还是极其精细的超感性狂喜，对我们都无所谓——中吧？一种感觉作为感觉，在它的本质中就取决于偶然机遇，它怎么能保证它的永恒的、不变的持续性呢？在感觉出于同样理由而必然带来晦暗不明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在内部直观与享有这种不变的持续性呢？不，只有清晰认识的那种

自身完全透明的、自由拥有其全部内在东西的火焰,才能借助这种清晰性,保证其不变的持续性!

或者,极乐生活也许应当在于德行吧?这些不信宗教的人们称之为德性的东西,诸如大家要经常恪守自己的职责,要让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东西,甚至还要给贫困者赠送某种东西——这种德性将一如既往地是法律强求的,是天然的同情心推动的。一个人用爱去把握神性,却没有清晰的概念,他就决不会上升到真正的德性,上升到真正神圣的、能从虚无中创造世上的真与善的行动。但是,谁这样把握住了神性,谁就将既不要任何报答,也不抱任何欲求,而非这样行动不可。

我们的论断也决不是要确立关于精神王国的新学说,相反地,这是一个历代都这样叙述的古老学说。所以,例如基督教就把信仰当作本真生活和极乐的独一无二的条件,并将一切不是派生于这种信仰的东西都毫无例外地指责为虚无与死亡⁸。但是,这种信仰对基督教而言,完全就是我们已经称为思想的东西,即关于我们自己与世界在不变的神圣本质中的惟一真正的观点,只有在这种信仰、即清晰生动的思想从世上消失之后,人们才把极乐生活的条件设定为德性,因而在野树上寻找高贵的果实。

对于这种暂时概括地描述过的生活,我已许诺在这里要特别给出一个指南。而我已自告奋勇地说明了怎样进入极乐生活并拥有这种生活的方法与道路。这个指南可以概括成惟一的一个说明:决不可要求人给自己创造一个他永远力不能及的永恒东西,永恒东西就存在于人之中,并不停地环绕着他;人只该放弃本真生活从来都与之无法统一的那种衰亡与虚无的东西,这样,永恒东西及其一切极乐就马上会向他走来。我们没有办法获得极乐,但我们有能力抛开痛苦,这样,极乐就会马上自行降临,取代痛苦。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极乐是在太一之中

的宁静与持存，而痛苦则是在杂多与差别上面的分心。因此，成为极乐的状态就是将我们的爱从杂多拉回到太一。

在杂多上面的分心，像水一样流散，倾倒与泼洒。由于爱这个东西、爱那个东西以及爱各式各样东西的贪婪，这种分心就什么也不爱；这种分心正因为想四处为家，所以就无处安家。这种心力涣散是我们真正的天性，我们就诞生于这种天性。由于这个原因，将心思拉回到天然的眼光永远无法企及，而必须靠努力加以推出的太一，这时就表现为心思的集中与返回自身，表现为与那种生活多样性跟我们玩的诙谐游戏相对立的严肃认真，表现为与那种因为要把握许多东西而什么都没有牢牢把握住的浅薄意识相对立的深刻思想。这种思想深刻的严肃认真，这种严格的心思集中与返回自身，是极乐生活能够降临到我们这里的惟一条件，而在这一条件下，它也会确定无误地降临到我们这里。

由于我们的心思从可见的东西中拉回，我们迄今所爱的那些对象对我们来说就会变得苍白，逐渐消失，直到我们在展现于我们面前的新世界的以太中将它们修饰后重新得到它们；并且，我们整个旧的生活都会消亡，直到我们把它当作将在我们身上开始的新生活的一份薄礼而重新获得它⁹。这两种情况当然都是真的。然而，这是有限性绝对无法逃离的命运。只有经过死亡，有限性才能走向新生。有死的东西必定会死去，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摆脱它的本质的力量；它在假象生活中不断地死去；在本真生活开始的地方，它代替假象生活中所预期的一切超渡到无限性的死亡，在一次死亡中永远死去。

我已许诺给出极乐生活的一个指南！但是，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措辞，用什么样的比喻、习惯用语与概念来提供这个指南！现成宗教的比喻和习惯用语，说了只有我们才能说的东西，此外，它们用以说这种东西的称

谓，也是只有我们才能用以说这种东西的称谓，因为这是最合适的称谓。这些比喻和习惯用语，先是被掏空意义，然后被大声嘲讽，最后被静默而礼貌地予以蔑视。哲学家的概念与推论系列，被指控为败坏国家与人民、损害健康理智，在法官席面前遭到指控，但在这里，既没有原告也没有法官出庭¹⁰。这也许还可容忍，但更糟糕的是，每一个想要相信这些概念与推论系列的人，都被告知他决不会理解它们¹¹，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不要照着摆在面前的那些说法，按照它们本来的意思理解它们，而是还要在它们的背后寻找任何一种特殊的隐蔽的东西。使用这种方式，肯定也会造成误解和混乱。

或者，假使发现了给这种指南找到入门的措辞与习惯用语，那么，当对于得救的绝望经常被当作惟一可能的拯救提出来，那种认为人间事务不过是一位戏弄人的、有幽默感的上帝玩的游戏的见解也经常被当作惟一的智慧提出来，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欢迎的时候，当仍然信仰存在、真理及其中的安宁与极乐的人，被讽刺为不成熟的、涉世未深的儿童的时候，人们该怎样唤醒对这些措辞与习惯用语稍加深究的欲望呢？

事情爱怎样就怎样吧！我们仍拥有勇气，并且为一个可称颂的目标进行了努力，即使徒劳，也值得一搏。我在我面前看到了享有我们时代所能给予的最好教养的人，我希望在更远的地方也这么看到。最初看到的是女性，人类的组织首先把对于人类生活的外在琐碎需要与装饰方面的操心交付给了女性；这样一种操心比任何一种其他的事情都更加分散精神，更加偏离清晰、严肃的反思。然而，作为补偿，理性的本质给了她们一种对于永恒东西的更热切的渴望和一种把握永恒东西的更精细的感官。我接着在我面前看到的是一些商人，他们终其一生都因为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琐事，把他们的职业搞得七零八落，这种琐事尽管理所当然地同永恒与不变的东西有关联，但不是每个

人都一眼就可发现关联的环节。我最后在我面前看到的是一些年轻学者¹²，在他们当中，那种注定要把握住永恒东西的人物还在努力接受教育。面对最后一类人，我也许可以自夸，我的某些提示会有益于他们的教育，面对于前两类人，我向他们提出谦虚得多的要求。我只请求他们，从我这里接受他们没有我的帮助本来无疑也会拥有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在我这里只用很少的力气就能享有。

这些人必定要使他们的思维徘徊于各式各样的对象之上，当他们全都被这些对象弄得心思分散、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哲学家则以孤独的宁静和不受干扰的心思集中，惟独追求善、真与美；在他做每天的工作的时候，那些人则只能回去休息与恢复疲劳。这样的好运也特别落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愿向你们建议，尽我所有，尽我所能，在这里向你们传达一种一般可以理解的、通往善、美与永恒境界的东西，这种东西将是我思辨工作的成果。

第二讲

尊敬的听众！

只要大家发现了进入我在这里要向你们作的这些演讲的门径,并在它们的领域里站稳脚跟,那么,无需任何其他特别的细心,严格的条理与方法就会完全自然地出现在整个这些演讲中。现在我们还要谈谈上一讲最后提到的事情,而这里主要的事情是对上一讲确立起来的本质东西要获得一种更清晰、更自由的洞见。因此,我们将从接下去的这一讲开始,把当时已经说过的内容再说一遍。不过,我们是从另一立场出发,因而我们要用另外的表达方式。

但今天,我请求你们和我一道作下面的回顾。

我说过,我们要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清晰的洞见。但是,只有深入下去才能发现清晰性,停在表面则只有晦暗与混乱。因此,谁请你们进入清晰的认识,谁无疑也就是请你们与他一起深入下去。所以,我也根本不想否认,而是一开始就大声承认我在前一讲就向你们提到了一切认识的最深刻的根据与原理,它们是没有一种认识能超越的。我准备在下一讲用另外的方式,即用通俗的方式来分析这些原理——用学院的语言说,就是最深刻的形而上学与本体论。

对这样一种打算,人们现在通常都习惯于提出异议,不是说通俗讲述那种认识是不可能的,便是说这是不明智的¹³。后者有时是那些喜欢把自己的认识神秘化的哲学家们说的¹⁴。我必

须首先回答这类异议，以便我除了同事情本身的难度作斗争外，就不必再同他们对事情的冷漠作斗争了。

现在首先谈可能性问题。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任何一个哲学家，特别是我，曾经成功地或将会成功地把这些不想或不能系统研究哲学的人，通过通俗讲演的道路提高到理解哲学的基本真理的地步。相反地，我知道，并且绝对明显地认识到下面两个真理。第一，如果某人没有认识到一切认识的那些原理——仅仅是它们的人为的系统的阐述，而决非它们的内容成了科学的哲学特有的东西——我说，如果某人没有认识到一切认识的那些原理，那么，他也就没有达到思维，没有达到精神的真正的内在的独立性，而只停留于意见，并且终其一生都没有自己的知性，而仅仅是一种外来知性的附庸；他永远缺乏一种精神感官，即缺乏精神所具有的最高官能。因此，将那些不能系统研究哲学的人通过另一条道路提升到认识精神世界的本质的水平，是既不可能也不明智的，这一论断同样意味着，没有在学院里经过正规研究的人，不可能有朝一日达到思维与精神的独立性；因为只有学院，而不是学院之外的什么地方，才是精神的缔造者与生母，或者说，假如这是可能的，要使没有教养的人有朝一日变得精神自由就会是不明智的，相反地，他们总是必然会处于臆想的哲学家们的监护之下，成为这些哲学家的独立知性的附庸。——此外，在下一讲的开头，这里提到的本来的思维与单纯的意见之间的区别，就会完全得到澄清。

第二，我知道，并且同样明显地认识到下面一点：人们只有通过本来的、纯粹的与真正的思维，而决非通过任何其他官能，才能把握与获得神性与从神性中流溢出来的极乐生活；因此，前面提出的那个认为不可能通俗地讲述更深刻的真理的论断，也同样意味着，只有通过系统地研究哲学，人们才能上升到宗教境界，获得宗教的祝福，而任何一个人，如果他不是哲学家，

就必定会永远被排除在上帝及其王国之外。尊敬的听众，在这个证明中，一切都在于，本真的上帝与本真的宗教只有借助于纯粹的思维才能加以把握，而我们的这些讲演就常常是在作这个证明，并将试图从各方面作出这个证明。宗教并不像普通思维方式假定的那样，在于人们面对道听途说与外来保证，没有勇气否认有一个上帝存在，因而就相信——认为与满足于——有一个上帝存在 因为这是一种迷信，它至多填补了警察的不足，而人的内心和从前一样坏，甚至常常还更坏，因为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这个上帝，并把这个上帝改装成他的堕落的新支柱。相反地，宗教在于，人们亲自而不是通过他人，用自己心灵中的眼睛而不是用他人的眼睛，直接直观上帝，拥有上帝。但是，这只有借助于纯粹的独立的思维才是可能的，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思维，人才成为他本人，只有这样的思维才是能使上帝卓然可见的眼睛。纯粹的思维本身就是神圣的具体存在或在场；反过来说，神圣的具体存在或在场在它的直接性中也无非是纯粹的思维。

这个事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能达到对上帝的认识的前提，是将所有的人都提升到这一认识的努力，也就是说，是基督教的前提与努力¹⁵ 既然基督教是发展着的原则与新时代的真正特点，那么，这种前提与努力也就是新约时期的真正精神。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提升到对上帝的认识，或者，通过另一种方式，而不是通过系统研究的方式，将认识的最深刻的原理与根据带给人类 这两种表达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很清楚，任何一个不想退回到古老的异教时代的人，都必须承认这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认识的最深刻的根据传达给人类的可能性与不可推卸的义务。

但是——我终于可以用一个关键性的证明，一个事实性的证明，来结束对于可能通俗表述最深刻的真理的论证——这种

认识，这种我们准备通过这些演讲要在还不具备它的人当中进行阐述，要在已具备它的人当中发扬光大的认识，难道在我们的时代出现以前已经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过吗？或者，我们假装要引进一种全新的，至今还没有什么地方存在过的东西吗？我们想知道的，不是后一点完全由我们说过，相反地，我们想断言的，是这种认识在从基督教的诞生开始的任何一个时代里，尽管大多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误解与迫害，也仍然以我们无法比拟的全部纯粹性，在有些地方隐蔽地起到了支配作用，并且得到了传播。另一方面，我们也毫不犹豫地断言，沿着一种在逻辑上系统的、在科学上明晰的推导的道路，我们在自己这方面达到了那种认识，这条道路过去从未问世，虽然从尝试的角度看并非如此，但从成功的角度看确实如此；并且，除了我们的伟大先驱的精神引导以外，这条道路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杰作。所以要问，如果科学的哲学的认识从未存在过，那么，基督——或者，如果有人假定基督有一种我在此不想争论的神奇的和超自然的起源——及其门徒，还有所有迄今都获得这种认识的后继者，究竟是通过什么道路达到这种认识的呢？在还不具备这种认识的人与已具备这种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些非常无知、完全不懂哲学、甚或讨厌哲学的人，而少数从事哲学——我们了解这样的哲学——的人的哲学思考，则使专家很容易察觉他们的认识并不能归因于他们的哲学。因此，他们不是通过哲学的方式获得这种认识的，而就意味着他们是通过通俗的方式获得这种认识的。那么，过去在差不多两千年都不间断的时间进程中可能的东西，为什么竟然在今天就不再可能了呢？过去那种在世上还不存在完全的清晰性时借助于极不完备的辅助手段而可能的东西，在辅助手段业已完备，至少在达到完全的清晰性的哲学中业已完备之后，为什么不再可能了呢？那种在宗教信仰与天赋知性总是以某种方式出现分歧时都可能的东西，在双方已经和解、相